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桃花巷

唐 晓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桃花巷

唐 飏 /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巷/唐飏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811-1

I. ①桃…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2015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哈尔滨，桃花巷。王家大院，坐落在松花江南岸边。

这天，王家大院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杀猪宰羊，烹鸡烧鱼，大排筵宴，热闹非凡。

王老太爷王尚德、二爷王俊德、三爷王耀德，以及他们各自的儿子王连茹、王连珠、王连璧，依辈分端坐在太师椅上。哈尔滨一带的头面人物，田家烧锅、傅家店、秦家岗、元聚烧锅等富贾乡绅，商铺店主也云集于此，恭候朝廷钦差大臣的到来。

王家是哈尔滨一带最大的捕鱼大户，掌控着松花江哈尔滨段整个水域捕捞、渔航水运，更重要的是，王家负责捕捞松花江的特产，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个头庞大的鲤鱼为贡品，供大清皇帝品鲜祭祖，犒赏文武群臣，宴请外国使节之用。

鲤鱼是松花江中稀有的巨大鱼种，是帝王贵族所宠爱的珍馐佳肴。鲤鱼又叫秦皇鱼和牛鱼，传说是秦始皇的化身，由于他生前残暴冷酷，死后，天神恩都力就把他变成牛首蛇身的大牛鱼，放逐到人迹罕至的松花江监管。不过，那时还不叫松花江。所以，鲤鱼性情孤僻，喜欢独栖，人们把它经过的地方叫“秦皇通”，把它栖居的地方叫秦皇居。清代自康熙帝时开始食用此鱼，乾隆皇帝对其更加钟爱，曾写过《咏秦皇鱼》诗：“有目鰈而小，无鳞巨且修。鼻如矜翕戟，头似戴兜鍪。”足见其名贵珍奇。

王家自祖上承接了这个皇差，已传接五代之久，因此，王家是被公认的网主，其网下渔夫、水手、艄公百余号人。其势力之大，就连以烧制白酒为生并积攒了偌大家业的被称为锅主的田金辉，以开办杂货店、鸡毛店、黄酒馆、大车和诊疗所闻名被称店主的傅宝山、傅宝善兄弟也望其项背。

老网主王尚德已有六旬开外，满头银发，皱纹镶脸却红光满面，精神矍铄。

管家王忠厚拉着长声唱诵客人的名讳：

“水师营管带纳兰宾戈

松花江哈尔滨段卡官全成阿
哈尔滨乡约张越清
田家烧锅锅主田金辉
傅家店店主傅宝山傅宝善兄弟
朱记香坊朱赤坊主
瓦盆窑刘方大掌柜
桃花巷典当行大掌柜许成漠”。

当宣唱道：“桃花巷怡春书院掌柜桃洞天……”时，老网主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心想，我王家于桃家虽在一街毗邻而居，却从来来往，尤其对操皮肉生意的烟柳窑馆嗤之以鼻。他见应邀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物已然到齐，老网主王尚德朗声开言道：“在座的三老四少、乡邻宗亲，我王家何德何能，劳烦诸位如此兴师动众前来恭迎钦差赏赐，老夫愧不敢当，实在是折煞我也。”

王尚德的话没等说完，哈尔滨卡官全成阿笑着打断其话头说：“老网主，你未免过谦了，你王家世代为皇帝捕捞贡鱼，苦劳功劳皆俱，年年岁岁不敢差一个时辰把贡鱼运到京城，王家祖上阴德感召龙颜大悦，才赐贵子浪里豹王连茹六品顶戴，在边远的荒蛮之地，能受到皇家恩赐褒奖，是王家的荣耀，更是整个哈尔滨的荣耀啊！”

“所言极是，咱这一带自古是龙兴之地，远不说七百多年前，阿拉楚喀出了四个坐朝的皇帝，就连现如今当朝的皇帝爷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出生在松花江边，少网主王连茹自幼谙习水性，浪里豹的绰号岂是虚名，虽浪里白条张顺重生，混江龙李猛转世，也不及少网主的水性，不然皇上如何看重，钦封爵位，咱老傅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会儿钦差来宣读圣旨，咱也沾沾喜气。”

说话的是傅家店店主傅宝善，四十岁左右的年龄，老成持重，精明干练。他从小读书学医，医道高明，尤善针灸、推拿，故有“傅神针”之称。傅家能到哈尔滨立足成业，也全凭傅宝善了。其祖籍山东，当年父亲过世后，为了生计，傅母带着七个孩子随着闯关东的人流，逃荒到哈尔滨一带，一家人先在呼兰开荒种地，维持生活。傅宝善的大哥傅宝山，忠厚老实，勤勉持家，几年下来，傅家的日子也过得红火起来，傅宝善才得以有机会

进私塾就学，跟名医学治病救人之道。

傅宝善二十二岁那年，恰逢哈尔滨一带流行瘟疫，得病的人心口疼痛难忍，上吐下泻，无药能治，生不如死。傅宝善得知后，特意从呼兰赶来为百姓医治，他从带来的几十味药中精选良药对症施治。

俗话说“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傅宝善使尽了浑身解数，却不见效果，而且越治越重，很多患者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患者家属对傅宝善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江湖骗子。傅宝善急得满嘴是泡，两眼血红，眼看着病人痛不欲生，他恨不得病长在自己身上。

在他无计可施时，猛然想起师傅说过的一个验方，“得了攻心翻，必将肛门肉瘤穿”。他豁然开朗病人的症状与攻心翻极为相似。于是，马上动手给病人检查肛门，果然，病人的肛门里边有一个个小肉瘤，像痔疮一样，他断然用银针刺破那肉瘤，症状立刻缓解，然后痊愈如初。

男病人倒好办些，一些女患者却碍于情面，不让一个陌生的男人见自己的私处。傅宝善苦口婆心地讲解患者的三不避：一不避父母，二不避夫妻，三不避医生。但大部分病人还是不肯就治。

傅宝善无奈，只好临时抱佛脚，把自己的妹妹傅百荷接来，手把手地传授她治疗方法，专给女病人施治。

很快这一带的瘟疫就被消除，人们被傅宝善的精湛医道和金针度世的品德折服，送给他一个“傅神针”的绰号，百八十里的人们，都叫他“傅神针”，却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了。

桃花巷一带的乡亲重情重义，他们真心实意地留住了这位神医，在桃花巷旁给他选了一间屋舍，让他开起药店来。傅宝善成了坐堂医生，头疼脑热、跑肚拉稀等一些常见病三针必扎好，有钱没钱都能看病吃药。

傅宝善头脑非常灵活，他见这一带人烟稠密，商贾云集，码头渡口，贩夫走卒，行脚商人，做买做卖的络绎不绝，商机迭现，就将呼兰老屯的兄弟们动员过来，挨着药店又开起了大车店、杂货店、黄酒馆，物美价廉，童叟无欺，富商贵贾来之不为能俗，布衣草履入店不为贵，尤其是一些老主顾，赶上囊中羞涩，钱不凑手时，在此住上三五日吃喝不愁，临走时还借给一点盘缠。傅宝善便成为遐迩闻名的店主了。

傅家店不仅因“傅神针”著称于世，傅家刀削面更是一绝。削好的面

薄如蝉翼，复纸可看字，劲道富有弹性，入口后松软如绵，再调之以牛尾巴鱼熬制的汤汁，香味醇厚，食之如珍馐佳肴。牛尾巴是松花江特产的一种鱼，浑身上下有一层黄色的黏液，可谓自身带油，奇香无比。常跑这一带的买卖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肯多跑一里半，也要吃一碗傅家刀削面。”足见傅家刀削面的诱惑力。

田家烧锅的锅主田金辉见二人抢先向王家道喜，极尽恭维阿谀，也不示弱，起身抱拳道：“二位所言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能受当朝皇上钦封，那是八辈子修来的大德啊，这松花江流域网户亦有百八十家，水陆码头，渡口船坞，谁不唯老网主马首是瞻，就连我们这烧酒的、开店的、跑荒的、种地的，也推王家为这一带的大户，我田家酿酒几十年，傅家开店也年头不短了，谁也没干出个子午卯酉来，讨来皇封啊！就连哈尔滨乡约张大人也没钦封的头衔啊！这份荣耀千载难逢。说不定少网主将来能封个道台、巡抚啥的，岂不一举两得吗？”

实际上，王、傅、田三大家族在哈尔滨地界上可谓首富，各据一方，各干一行。要论产业，还得属王家，而田、傅两家虽不甘其后，却也无法超越。

众人听得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如此顺情说好话，奉承吹捧也不怠慢，纷纷说道：

“少网主浪里豹，水中蛟龙，人中麟凤，实至名归。”

“皇封御赐，理所当然！多少条鲤鱼呀，早就该换回来爵位了。”

“老网主虽年逾花甲，也是宝刀未老啊！”

“王家就是有这步旺运！”

“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行行出状元！”

“少林寺有七十二绝技，挟一者可横行天下。”

“干啥都得干到节骨眼上！”

.....

老网主王尚德干咳两声止住众人的嘈杂之声道：“诸位的溢美之词，我王家实不敢当，身为一代网主，为皇上捕捞贡鱼，理所当然，皇上隆恩浩荡，赏赐我儿六品顶戴，是勉励王家更好地捕鱼贡鲜。”王尚德话语谦恭中透露了几分自得。话音刚落，一网众急匆匆进来，拱手道：“少网主，钦差

大人已出了阿拉楚喀地界，直奔田家烧锅一带而来！”

王连茹一挥手道：“再去探报，不得有误。”网众领命而去。王尚德听说钦差大臣到了哈尔滨界，兴奋里掺杂着几分紧张，他深吸了一口气说：“纳兰大人、张乡约、全卡官，三位是地方父母官，我等几大户都是臣民，钦差莅临哈尔滨，名义上为我儿连茹授勋，实际上也是对咱们这一带的巡察，却不知咱们该到何处恭迎？”

乡约张越清堆笑道：“老网主所言不错，钦差光临哈尔滨，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事。我任乡约时限短，未尝经历此等要事，却不知纳兰大人全卡官有何高见。”

纳兰宾戈满脸凝重道：“迎接钦差谁都没经历过，不过，我可听说迎接圣驾得黄土铺地十余里，沿途官员百姓跪拜。”

王尚德沉吟一下道：“钦差虽不可与当今圣上相提并论，但奉皇上之旨巡边颁封，咱们也得迎出五里之遥，我请诸位辛苦一番，咱们到秦家岗一带恭迎为好。”

众人一起称是，觉得老网主心思缜密，考虑周全，也有人认为王家小题大做，你家授勋封爵，还得麻烦别人迎接钦差。正在众人起身外行之际，一个网民慌慌张张闯进大堂，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少网主，大事不好了。”

王连茹一惊，起身道：“快说何事你如此惊慌？”

“少网主，出大事了！鱼圈的大鲤鱼不知为何浮出水面，像是死了！”

王连茹先是一惊又故作镇静道：“胡说！半个时辰前我去看了，还好的呢。”网民扑通跪倒说：“这掉脑袋的事，小的怎敢儿戏！”

王连珠厉声道：“咋死的？啥时候死的？”

“是网头看到的，死不一会儿。”王连珠还是不相信，薅住那人的衣领狠狠地说：“如果有半点虚假，你就是那条死鱼。”

那人喘着粗气，带着哭腔说：“千真万确，我看它翻白了。”

此言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所有人的耳鼓轰鸣。网主王尚德深知此鱼干系重大，真是坑人不浅，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这个当口一命呜呼了，这无疑给我王家招来欺君大罪，皇封我儿可以不要，王家几代打鱼贡鲜，没有皇封，也照样捕捞，日子过得也挺滋润，钦差一到，看不到鲤鱼，岂不是

灭门的祸端。想到这里，王尚德急火攻心，眼前一黑，一口气没上来，咕咚一声从太师椅上栽倒在地。

“爹!”“大哥!”“老网主!”

众人呼叫声混杂一起，有的去扶王尚德，有的喊大夫，有的去找药，有的去端水，有的掐人中，有的捏合谷，忙作一团。

少网主王连茹知道父亲近一个月来时有头晕昏厥的病，但未公开。因网主的位子早有人惦记。二叔王俊德、三叔王耀德心有不服不说，两个叔伯弟弟王连珠、王连璧更是跃跃欲试，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鲤鱼死了。他不再思忖，上前一脚踹倒报信的网民，高声断喝道：“你这小子尽瞎扯，那是鲤鱼翻身戏水呢，好端端地咋能突然死了呢，胡诌八咧。”

王连茹又向大家说：“诸位不要慌乱，我父是急火攻心，一时背气，并无大碍，何况有傅神针在此，不必着急，二叔、三叔，你们照顾我父，连珠、连璧跟我去鲤鱼圈。”在场的人无不为王连茹机智果断、沉稳、干练所折服。

事实上，王尚德的昏厥正如王连茹所料，急火攻心，血压升高，气息不畅，痰哽喉嗓。众人忙乎了半天也未救醒，这时神针傅宝善拨开众人道：“你们瞎忙乎能救醒老网主，我就不当大夫了!”

人们听傅宝善一句奚落，自然停手闪在一旁。

傅宝善并不急于行针救人，而是先为王尚德把脉。他先把王尚德的左脉，面色凝重，稍思忖一下，又换到右手，眉头稍稍一皱，开口说：“没事、没事，一股急火而已。”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针盒，细心从中捻出一根长针。他瞄了一眼王尚德的人中穴，见那穴道不知被谁给掐得有些青紫，又见合谷也被抠出深深的印痕，他更加确定自己诊断的正确，深度昏迷。若是一般的昏迷，人中穴、合谷穴被这般掐抠，病人早已苏醒，如果再扎这两个穴位，救不醒病人不说，损了“傅神针”的名号就得不偿失了。想到这，傅宝善不再犹豫，施展出一针透十穴的绝技，这种针法扎好了，一针人醒，扎不好会泄了病人的真气，造成残疾。

傅宝善的行针方法得传于一位中医宗师，没有娴熟的针灸历练是难以驾驭这种技法的。众目睽睽之下，傅宝善为了不折“傅神针”的美誉，给

自己刚才说出的大话做主，只好涉险行针。他要来一支点燃的蜡烛，把那根银针在烛火上燎了一下，算是消毒了，然后，抓起王尚德的左手，从食指和拇指间缓缓刺入。

果不其然，王尚德的面目由暗灰转为微红，喉结骨碌碌滚动几下，眼皮微微眨动，然后，剧烈地咳嗽数声，一口带血的稠痰脱口而出。然后缓缓地醒来，朦朦胧胧地看着弟弟王俊德、王耀德焦急的面孔，看清傅宝善略带微笑，半蹲半跪在自己的面前。

王俊德、王耀德不约而同道：“大哥，你怎么样了？急死我们了。”

田金辉说：“哎呀，老网主你这是上的哪门子邪火呀！顶多不要那六品顶戴的赏赐罢了，这要急出个好歹来可咋办啊！”

大管家王忠厚转忧为喜说：“幸亏傅神针妙手回春！老网主你才安然无恙。”

王尚德听了管家的话，回想其自己昏迷前所发生的事情，才觉得左手掌微微疼痛，银针柄还留在手上。

傅宝善这才开口说：“老网主醒来就好，小弟把针除了。”

边说边把那根银针拔了出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微小动作只有面对面的王尚德有感觉。他自知痼疾，着实难为傅宝善了，非常感激地说：“难为傅店主了，老朽能渡过这一劫，有赖你的神针，不然今天这个摊子还不知咋收拾呢！”

然后，转头问王俊德、王耀德道：“连茹呢？鱼圈那边怎样？”

王俊德忙劝他说：“大哥，他去鱼圈了，你好好养病吧！别惦记了，田锅主说得对啊，咱家不要那个六品顶戴，日子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没等王俊德说完，王耀德抢过话头道：“大哥醒来比啥都强了，有大哥掌舵，六品顶戴该要还得要，这可是连茹千载难逢的皇赏，也是咱王家的荣耀，将来连茹接管网主的位置也顺理成章了。”

王俊德拦住王耀德的话头说：“耀德，别把话题扯远了，这都啥节骨眼了，还说那些事。”

王耀德还想说什么，见大伙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尚德的病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王尚德缓口气向傅宝善等人说：“老朽一时小恙，有劳傅神针手到病

除，今几个的事一波三折，这台戏还得唱下去，待我儿连茹回来咱们还得去迎接钦差。”

王俊德见大哥满脸憔悴，老态龙钟的样子，劝阻说：“大哥，你身体欠安，迎接钦差的事就交给我们吧！你保养身体为重。”

王耀德道：“看大哥这阵子缓过来了，您身为王家网场的网主，迎接钦差若不到场，恐怕有失礼节，何况这次是给连茹授封，一旦钦差怪罪下来，岂不是因小失大。”

王尚德看了他一眼说：“你们放心，这点小病不能奈我何！迎接钦差我一定去，一会儿还得陪钦差去鱼圈看鱼呢。”

王俊德说：“网民不说那鱼已经——”

王尚德坚定地说：“在连茹未回来之前，谁也不能确定鲤鱼的生死。”

话音未落，王连茹已经带着几个人风风火火地回到客厅，他看到父亲苏醒过来，面容红润，坐在太师椅上，忙给父亲请安，父子心灵相通，彼此明白了事出有因。刚才前来报信的网民跪倒在王尚德面前道：“老网主，都是小的一时眼花，没有看清那鲤鱼在翻身浴日，少网主到鱼圈查看时，鲤鱼安然无恙，小的谎报军情惊骇了老网主，实在该死，请老网主惩罚。”说完，左右开弓不断地抽打自己的嘴巴。

王连珠惊喜道：“这下可好了，吓我一跳！”王连璧也道：“可不是咋的，吓人道怪的。”

王连茹瞪了那网民一眼道：“算了算了，以后遇事弄明白了再来报告，毛愣三光，大惊小怪的，害得我父亲身心俱损，诸位贵客虚惊一场，按着咱们网场的规矩，你该当何罪！”

那网民连连叩头说：“小的知罪，小的知罪，任凭处置，绝无二话。”

王尚德摆摆手说：“算了算了，鲤鱼安然无恙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今几个是授封的大喜日，你就算借光了，暂且饶恕一次，以后办事可要细心点。”

那网民千恩万谢退了出去。

大管家进来道：“报老网主，钦差的马队已过了田家烧锅。”

王尚德已恢复常态，听到管家来报，就坦然自若地说：“既然鲤鱼没啥闪失，我等还是去秦家岗迎候钦差大人吧！”

王连茹忙道：“大管家、二叔、三叔，你们陪我爹与各位贵宾前去迎候吧，我和连珠、连璧留下照顾鱼圈和晌午的席宴，里外兼顾，哪方面都不能有纰漏。”

众人觉得王连茹的话句句在理，也就分头行事去了。

实际上，王连茹另有打算，王家家大业大，在哈尔滨一带堪称首富，树大招风的道理谁都明白。前一段时间江北的胡子甩手红、打一面、过江龙等绦子也曾打过王家网场的主意，怎奈王家防范意识特别强，除了自己养了几十条枪和几十个炮手外，与乡约、卡官以及朝廷设在桃花巷附近的水师营盘的官兵交往甚密，老网主王尚德又乐善好施，乡里乡亲，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为难遭窄的，王家都慷慨解囊，助人一臂之力，在十里八村的口碑特别好，一有风吹草动的，虽不能说一呼百应，但大伙都肯上前帮忙。多少嫉妒、覬覦、羡慕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而恰在钦差前来颁授皇封的时候，却遭人暗算了，看来此举甚毒，来者不善。

刚才王连茹声称鲤鱼安然无恙，让报信的网民说自己谎报军情，并当众自责负荆请罪，实际都是演戏给大伙看呢，就连父亲和两个叔叔也被蒙在鼓里。那鲤鱼确实死了，只是死得非常蹊跷，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钦差到来的当口死了，纯属上眼药，而庞大的鲤鱼生命力特别强，寻常的鱼叉在它的身上刺出半尺长的口子都奈何不了它，普通的鱼钩对它更是无济于事，就连特意要宰杀它也得费一番周折，是什么力量使它悄然死去呢？王连茹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了稳住众人，不让父亲着急上火，才演出刚才那一场戏，瞒天过海。待老网主带领众人去秦家岗迎候钦差后，把两个兄弟留下商讨对策，以渡过此劫。

王连茹面沉似水，语气凝重地说：“连珠、连璧，咱们是兄弟，老话说得好，臭死一窝烂死一块，鲤鱼之死咱们都看到了，我已让在场的人严密封锁消息，谁要走漏半点风声，我决不饶他。钦差马上就到了，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台戏唱下去，并且唱好。”

刚才负荆请罪的网民叫叶平，是个网头，王连茹的心腹，他说：“少网主，我已下到水里仔细查看过，这是从鲤鱼身上拔下来的，单凭它也不能捅死鲤鱼，管子里下了毒药。”说着递过来一个半尺多长的小拇指粗细的铁管子，一头抹斜的插口，锋利无比，另一端是手柄，显然是能装进毒药的

锐器。

王连茹接过那铁管子，沉思一下说：“看来对手是煞费苦心了，其水性不在我等之下，并且非常了解鲤鱼习性。”

王连珠拿过凶器仔细看了一遍说：“对手为什么挖空心思害死一条鱼呢？”

王连璧说：“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咱们王家在钦差大人面前出丑，让王家威信扫地，颜面丢尽，趁机插入网场的势力范围，分一杯羹。”

王连茹忧心忡忡地说：“如此说来，对手倒是不可小觑，这一石三鸟的诡计何其毒也。”

“那咱们得好好准备一下，他们能不能对钦差下手啊？”王连珠急急地说。

“还不至于明火执仗地去谋害朝廷命官，何况有水师营盘的护卫，阿拉楚喀都统衙门的亲兵，再加上乡约的乡勇，可以说戒备森严了。”

王连璧心急火燎地说：“少网主，正坟都哭不过来呢，哭啥乱尸岗子啊！想想咱们该咋办吧！”

王连茹淡淡地说：“三弟此言差矣，如若钦差大人出了闪失，可比死几条鲤鱼后果严重，钦差是来给我颁授皇封的，一旦有个好歹，咱家怎能脱了干系呢，弄不好会有灭门之罪。”

“这、这、这我还真没想到。”王连璧说。

“大哥，下一步咋办，你快出个主意吧，一会儿钦差到了！”王连珠催促道。

“是啊是啊！赶紧想出个办法来啊。”叶平也急得火冒三丈。

王连茹胸有成竹地说：“爷爷当了十几年的网主，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再嘱咐咱们，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不乱。实际上，刚才一到鱼圈，看到鲤鱼翻白浮在水面，我也如五雷轰顶，感觉到大祸临头了。冷静下来之后，我脑海里总是翻腾着咱们平时捕捞鲤鱼的情景，后来我终于想出一条妙计来，才敢让叶平自称谎报军情，看走了眼，稳住众人，使老网主和二叔三叔平和下来，然后携同众人去迎候钦差，咱们好让鲤鱼死而复生。”

王连珠急得直搓手道：“我的好大哥，少网主，你到底有啥锦囊妙计快

说出来吧！啥节骨眼了，你还卖关子。”

王连璧也急切地问道：“真不知少网主有何起死回生之术，能让大宝贝死而复生？”

“那可了不得，少网主比傅神针还神，从哪学来的呀？”叶平惊喜道。

王连茹见三个人反映虽然不同，但目的都是想知道他的锦囊妙计，就不慌不忙地说：“我有啥起死回生之术，有啥锦囊妙计呀，我只见到害咱们的人用水鬼毒死了鲤鱼，我就用水鬼让鲤鱼暂时活过来，让钦差大人看不出来鲤鱼是死的。”

“水鬼又不是大罗神仙，他们咋能让那鲤鱼暂时活过来呢，这不是瞎扯吗！”王连珠叹口气道。

王连璧平时就要小聪明，此时猜出王连茹的心思，惊讶道：“少网主，不愧机敏过人，真是临危出智，竟然想出这样的妙计来，小弟佩服！”

叶平此时也恍然大悟，说：“此计甚妙，我打头阵，组织弟兄们水下演一出双簧。”

忠厚老实的王连珠还是没有听明白，一拍大腿道：“你们三个打啥哑谜啊？急死我了！”

王连茹见二弟急得满头大汗，就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王连珠紧拧的眉头舒展开来，连说：“好办法，好办法，我咋没想到啊。”

王连茹语气加重说：“此计只有咱们四人知道，绝对不能透出半点风声，不然咱家就犯了欺君之罪，谁也好不了，至于鲤鱼之死，待此事平息后，咱们再进一步追查，我怀疑咱们网场有内鬼，不然不会出这样的大事，那下毒手的人一定十分了解鱼圈的情形。连珠，你在家安排迎接钦差，连璧、叶平跟我去鱼圈，钦差到来时咱们要做到万无一失。”

秦家岗，榆钱路。

两排茂盛的榆树把通往傅家甸的便道夹在一条缝隙里，那些榆树争先恐后地各自伸展着枝干，自由自在地疯长着。俗话说岸柳岗榆，看来秦家岗这条不突出的岭岗成了榆树的家园。哈尔滨素有榆都之称，与这些奇形怪状的老榆大有渊源。

王尚德率众嘉宾，在榆钱路恭迎钦差。盛夏的阳光火辣辣洒落下来，

让人难挨，而路旁的老榆树却成了天然的伞盖，为人们遮挡着烈日的
光芒。

天近晌午时候，钦差大人在吉林都统、拉林都统、阿拉楚喀都统衙门
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秦家岗。钦差姓爱新觉罗，名叫韞铎，他骑在毛色
斑驳的高头大马上，显得格外的威武雄壮。韞铎四十几岁的年龄，出身于
武将世家，生在帝京，自幼随父习武，弓马娴熟，以武立身，忠君报国。当
时，东北称为大荒，而黑龙江又在大荒之北，清朝几代皇帝都称此为“龙兴
之地”，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大后方，一直封禁。直到乾隆年间才遣“闲散满
洲”移居此地，囤垦戍边。

韞铎从未到过边塞之地，只是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听说了“雅克萨之
战”，康熙皇帝如何挫败沙皇俄国的侵略，守土保疆。只因当时黑龙江一
带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清兵长途跋涉作战，后方给养困乏，无奈只好赶
着牛羊作为给养，边行军边宰杀牛羊充饥，好歹保证了士兵的吃喝。

也许是乾隆皇帝吸取了皇祖父的教训，才允许开垦了这一带的土地。
在整个大清贵族的眼睛里，黑龙江流域还是蛮荒之地，野兽出没、强人横
行。韞铎在临行前，戎马生涯的父亲还是放心不下，儿子千里迢迢赴边塞
颁授皇封，千叮咛万嘱咐，最后在军马场里为儿子选了一匹上乘的驳杂毛
皮的坐骑。

韞老将军知道，传说山中老虎是百兽之王，它却惧怕一种叫驳的食虎
兽。《山海经·西山经》里说：“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
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虎豹。”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就遇到一件尴
尬的事。相传有一天，齐桓公骑马在郊外奔驰，有一只老虎看到齐桓公等
人，吓得大惊失色，趴在地上不敢动弹。齐桓公觉得不可思议，便问忠臣
管子，老虎为何怕他，管子告诉齐桓公说：“那是因为在大王郊游的马队中
有一匹毛色斑杂的战马，老虎误以为是驳，驳者，食虎兽也，故虎怕得如死
一般。”齐桓公恍然大悟，乃知虎非惧己而是惧驳也。

韞铎的父亲可谓见多识广，他知道边塞虎豹出没无常，唯恐爱子有不
预之险，故选择驳杂毛皮的马。

韞铎骑着宝马良驹，又身为武将，自然不用坐轿了。而吉林都统，拉
林都统，阿拉楚喀都统及其衙门的文官们不善骑马，只好坐轿，尤其是阿

拉楚喀副都统温喜山，养尊处优，不用说骑马了，坐轿还嫌颠簸呢。本来钦差韞铎巡边颁授皇封，由阿拉楚喀都统衙门正都统陪同就可以了，而温喜山执意要前来陪同的原因，在于哈尔滨的网场和一些做买卖的租了他的地盘和江面，他唯恐那网主、锅主、店主们在钦差面前说三道四，一旦有不利于自己的言语，让钦差听到，对自己大为不利，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前往陪同了。

钦差的马队在回避、肃静的两面大牌子的导引下，从田家烧锅一带缓缓而来，引得十里八村的人远远观望。一行人到了秦家岗元宝屯，王尚德在水师营管带、乡约、卡官、富商的陪伴下，迎上前去，一千人跪在地上。王尚德虽在方圆百里是个头面人物，见钦差这样朝廷命官还是头一次。他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忐忑不安地颤声道：“哈尔滨网户王尚德见过钦差大人！”

纳兰宾戈接着说：“哈尔滨水师营管带纳兰宾戈见过钦差大人！哈尔滨卡官全成阿见过钦差大人！”

前来迎候钦差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跪在路旁，韞铎对迎候的队伍似乎很满意，他尽管没有下马，语气却温和地说：“诸位免礼起身吧，授封的王连茹何故未到？”

刚刚站起身来的王尚德又忙跪倒叩头道：“钦差大人恕罪，王连茹是小可的犬子，本应前来迎候大人，为了让大人能吃好喝好，他正在江上准备百鱼宴，请大人尝鲜品嫩。”

未等钦差答话，温喜山抢过话头说：“禀钦差大人，王连茹有浪里豹之称，想他们的百鱼宴一定是摆在江上的大船里，那一百条鱼有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能吃个全科，那些鱼必是他亲自捕捞的，务请钦差大人见谅。”

韞铎想，既然人家对自己如此恭敬，又何必计较多来一个少来一个呢！便开口道：“好吧！一会儿本钦差要亲自观赏一下鲤鱼，也见识一下浪里豹有何本领能让皇上封他一个六品顶戴。”

众人称诺，王尚德等在前边引路，一行人迤逦而来，成为哈尔滨一道风景。

王家大院。

王连茹、王连珠、王连璧三个少网主指挥家奴员工侍女丫鬟，早已布置停当，专伺钦差到来。一个网民急急进来报道：“少网主，钦差大人就要到桃花巷了，进了，老网主让你们到巷口去迎候。”

王连茹不慌不忙道：“好吧！你再去查看，连珠、连璧，咱们就按老网主的吩咐去巷口恭候吧！”

二

桃花巷并非因怡春院这家妓馆而得了这个流光溢彩、令人想入非非的香艳街名。咸丰年间，从齐鲁晋燕赵中原腹地闯关东的人们，总是怀有思乡之情、桑梓之念，他们力图将桃树移植在黑土地上来，于是，这条百十多米的小街，家家户户门前都栽上了桃树。每逢春风拂面之际，桃花盛开，姹紫嫣红，蜂蝶翩跹，蔚然壮观。尽管这些桃树结的果实很小，咬上一口又酸又涩，让人咂嘴半晌，但花团锦簇、绿叶成荫的桃林却给人美的享受，因此，人们将这条种满桃树的小街叫做桃花巷。哈尔滨的买卖商号，除田家烧锅、朱记香坊、刘氏瓦盆窑不在这个巷子里，其他几乎云集于此，桃花巷的繁华喧嚣是可想而知的。

王连茹等刚到桃花巷口片刻，王尚德便引着钦差一行来到近前。王连茹等忙急行几步，迎着韞铎当街跪下道：“网民王连茹迎候钦差大人！”

“网民王连珠迎候钦差大人！”

“网民王连璧迎候钦差大人！”

王连珠、王连璧也学着王连茹的样子跪拜。

韞铎骑在马上闪目观瞧，见眼前跪着三个精壮的汉子，就是遐迩闻名的王氏兄弟浪里豹王连茹，浪里蛟王连珠，浪里虎王连璧。他见王连茹眉清目秀，体态匀称，精明强干中透着几分倔强正气。王连珠则粗犷彪悍，五大三粗，质朴醇厚透着几许真诚。王连璧则是面如朗月，胖瘦适宜，机敏聪颖中透着深沉狡黠。

韞铎看吧，微微点头道：“王氏三兄弟果然名不虚传，难怪吉林、拉林、阿拉楚喀衙门屡报你家捕捞贡鱼之功，圣上也常常龙颜大悦，有你们这样龙睛虎眼的少壮子弟，圣上完全可以安心享用鲤鱼了。”